



## 一米之地

天涯

最近住在一个城乡接合部的小镇上，那条水泥小路，我是在晚上散步时无意中发现的。它掩映在一片农作物当中，毫不显眼。而在它的两边，是已显陈旧的老小区和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楼盘。

我决定改变散步线路，拐了进去。在小路与新楼盘之间，有一道临时围墙，围墙下大概有一米的距离，因为有土，被人平整后，分割成若干块，种上了玉米、带豆、毛豆和茄子，长势良好，都已经挂果了。我猜测，这是老小区里的住户种的。他们本来就是村民，后来拆迁安置到这个小区，但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。

老小区与小路之间还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已开始进入“五水共治”阶段，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石块和黄沙堆在路边。河里的水已经抽干，露出了厚厚的淤泥，一只破旧的水泥船倒扣在河底，船底上写着无形的两个大字“遗忘”。河岸上有土的地方，都被种上了农作物。仔细观察，有西红柿、水芋、番薯、南瓜等，品种很丰富。看得出来，种的人很用心，让作物们根据自己的身份，组成不同的方阵，整整齐齐，没有一株是东倒西歪的。我再一次确定，这是老人种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已没有这样的耐心。

这条小路的中间是一块三角地带，有不少生活垃圾堆在那里，差不多有大半个个人高了，边上还有一个移动棚屋，不清楚是派什么用场的。也许是嫌清理这些垃圾麻烦吧，这里成了荒草和藤蔓的天下，远远望过去，倒也郁郁葱葱，自成一景。

在小路上来回走着，总有一种压迫感，抬头看那新楼盘，怕有二十多层高吧？为了能多造一幢楼，相互间的楼距很近，估计到时候站在窗前，张家可以看到李家在吃饭，李家不小心瞧到王家在洗澡。我突然明白，这条小路应该也是临时的，因为它的起点和终点跟这个新楼盘并行，它是为了配合这个新楼盘的建设才存在。这里本来是田地，现在只剩下这最后的一米之地。

多么珍贵的一米之地啊，我看到玉米已蹿得很高了，毛豆收获了一批，用细竹竿搭起的带豆架，一看就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。西红柿半青半红，自然熟的口感最好了。南瓜开着嫩黄的花，我用老爸教我的方法，去辨别花的雌雄。雄花不会结果，只有雌花才可以。

新楼盘快揭顶了，这条小路还能存在多久？当小路变成大道，那一米之地必将永远消失。我在想种这些作物的老人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去亲近土地，因为有土的地方都被浇上了水泥。倘若小区里的绿化带可以种菜，他们一定会开发出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菜园。就像我外公，即使已是95岁高龄，他每天还要到田头去，看着那些作物，他的心是踏实的。

这些年，很多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拆了，一切都是新的，看起来很好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就像这充满了生机的一米之地，一旦被坚硬的水泥覆盖，消失的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还有我们对土地该有的热爱。

## 像野花一样

晨曦妈

当我住在农村的婆婆家，清晨的阳光透过老式的木窗，一缕缕打在屋内的婴儿床上，望着尚在睡梦中的女儿们，我总会想起年幼时住在乡下外婆家的场景：明堂内，一桌两椅，外婆用米粥就着红烧鲳鱼喂我吃饭，小黄狗和小黑猫蹲在一旁捡着鱼骨头……

充满野趣与生机的乡野童年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。当我逐渐长大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小镇到省城，每当不如意时，总会从童年的纯真回忆里汲取点滴力量。这几年，结婚、生子、养育，我又回到了农村，带着两个女儿。

过去的日子里，我发现玩具只能带给她们短暂的快乐，甚至，一套售价不菲的玩具还不及雨后田间一只小蜗牛带给她们的欣喜。作为父母，我们该思考应该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什么？

打开微信朋友圈，好友们晒着儿女们在各类补习班或刻苦训练的身影或种种成果展示。上个月，我们带孩子们参加一个户外亲子活动，随行的基本都是2-5岁的孩子。亲子活动安排在农场里，农场里圈养着活鸡、活鸭、兔子。一个年轻的妈妈感慨：这是孩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活的鸡。

相比较，我们的孩子因为从小生活在农村，不但较早认识了活鸡、活鸭，甚至因隔壁邻居养了火鸡，两个小家伙还能准确地认出“火鸡爸爸”和“火鸡妈妈”。生活在城里的母亲偶尔会流露出担心，怕孩子在农村住久了心野了，一些行为举止也不如城里孩子般文明，亲朋好友也以过来人的经验告知我们：“女孩子是要富养的，要趁早学点音乐、舞蹈、钢琴……”种种担忧和劝诫多了也不免让我开始纠结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么早就将成人的“经验”灌输于她们吗？让她们过早承载起大人人们的希冀，努力做着一件件她们也许并不喜欢的事。我们口口声声念叨要“尊重孩子，倾听孩子的心声，告诉她们一定要有自己的

## 乘凉

张伟

小时候住在镇上的外婆家，一个叫栅栏门的地方。顾名思义，应该类似于小镇的城了。可惜在我的印象里，面前只有穿镇而出的公路和蛙声一片的水田。放暑假的时候，吃过晚饭，外公就会打上井水，细细擦一遍椅子，便是凉椅了。记得其中有一把老式的竹躺椅，颇有些年头了，下面还可以抽屉般拉出长长的一截，俨然一张小床，在汗水和井水的浸润下，光滑而硬实。儿时的我常常躺在那里，数着夜空里的星星。而外婆坐在一旁，不时摇起蒲扇，为我驱赶蚊子。夜风拂来，小镇的夜晚显得宁静而安详。

这是种很简单的夜生活方式，大人们轻松地围坐在一起，聊些家长里短，柴米油盐。孩子们闲不住，总是快乐地跑来跑去。运气好的话，邻居会捧出大大的冰镇西瓜。那年月，冬暖夏凉的井水无疑是最好的冰镇。吃着井水浸泡过的西瓜，暑热尽消，心头更是一片清凉。不知不觉间，天便完全暗下来了，只有月光如水般倾泻下来。这时远处黑黝黝的大山脚下，时常有磷火飘飘来去，在我们年幼的心里，实在是诡异的一幕。当年的公路边，夜晚鲜有汽车，偶尔有一辆亮着刺眼的大灯开过，我们便会兴奋起来。一直看着明亮的灯光划破黑沉沉的夜幕，又渐渐隐入浓浓的夜色，而路口依稀惊起几声犬吠。

更多的时候是缠着外公讲故事，外公有一门雕刻的好手艺，年轻时走街串巷，阅历丰富。据说最远

梦想”，但是，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，我们真的可以毫无功利目的，任由她们自由成长？

先生是一个崇尚简洁、自然生活的人。在农村长大，靠着自己的勤奋，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每当我纠结不已的时候，他不会对我说什么理论。只是在每个傍晚时分，与我一道牵着女儿们的手，走向田间小径，或静静听青蛙、蝈蝈的叫声；或摘几朵蒲公英，让女儿们屏足气大大吹一口，任绒毛随风飞逝；或走向自家田地，摘一碗梅豆，摘一筐野枇杷；或在院子里支起一张藤椅，数数天上的星星。女儿们很崇拜爸爸，因为他会从屋后的小河里捉几条小蝌蚪，和孩子们一起慢慢观察小蝌蚪如何变成小青蛙；他会捉来几十条蚕宝宝，每日和女儿们一起摘桑叶，看着蚕宝宝渐渐长大化茧成飞蛾；他会在院子一隅，种下一棵棵小番茄，让孩子们观察植物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结果的全部过程；他亦会带孩子们走进鸡窝，看着母鸡下蛋，捡鸡蛋成为女儿们每日清晨的“功课”。

冰心说过一句话：“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然生长。”童年，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每个人在每个阶段要做每个阶段该做的事。那么在这个阶段，就让我们继续陪着女儿们一起看看晨曦、看看夕阳、看看花草、看看虫鱼、听听雨声、闻闻花香……孩子们需要洒满阳光的乡间记忆！

总第 5669 期 本版摄影 安澈  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一次沿着面前的公路，过昆亭、春晓，走到了大嵩咸祥。一路走去，在狮子岭等山高林密处，常有野兽出没。也是这样一个夏日的黄昏，外公走在山路上，忽然发现一只豺狗尾随而来，这种和狼相似的动物凶残无比。外公挥舞着扁担，走走停停。豺狗却步步紧逼。幸亏遇见林间砍柴的村民，两人齐声大喝，才把豺狗吓退……每次听到这里，便会对公路延伸的大山深处，充满了好奇和敬畏。而不久前去九峰山瑞岩景区游玩，车过狮子岭隧道，心头一震，那熟悉的名称，立刻勾起儿时乘凉听故事的记忆。只是崇山峻岭已变通途，而讲故事的老人却已不在了。

在我们乘凉的时候，只有舅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复习功课，那年他读中学，成绩非常好。当时北仑电厂还是荒滩一片，电力供应断断续续，家家准备了美孚灯，老屋的窗口经常弥漫着昏黄的灯光。外婆心疼舅舅，常让我找借口叫他出来。终于有一次拗不过我，带我去水田边的草丛里捉萤火虫。那些亮晶晶的小虫子，在黑暗里闪着晶莹的光，似乎是夏夜的精灵。舅舅挥动手臂，把虫子轻捏掌心，放到瓶子里，一边和我讲起萤囊映雪的故事。

夜渐深，乘凉的人陆续散了。我躺在闷热的蚊帐里，辗转难眠。旁边舅舅的房间里，依旧透出昏黄的光线，不知他是不是在用萤火虫照明看书呢？在这样的漫想中，我慢慢进入了梦乡……



永鸣益吞世界

## 益往直前

34

当然，在我和闰丘露薇见面时，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，寒暄，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，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。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，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，就可以去，虽然之前的官方“陪同”没有了，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。我们聊了一下局势，聊了一下采访技巧，然后就分开，各自工作去了。

其实，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。后来她接受采访时，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，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，为了保护电视台，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，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。

与闰丘露薇分手后，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，做各种采访，然后传送。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，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，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，抓着一口是一口。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，然后说家里很乱，要回去看看，之后就彻底失去

了联系。

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，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，觉得不安全，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。一打听，饭店客满，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。

第二天晚上，空袭和爆炸继续，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。我和冀惠彦拎机器，杨小勇负责配件，躲避、上楼、楼顶拍摄，来来回回，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。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。

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，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“被撤离”，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，将近三天三夜，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，有时候一个钟头，有时候两个钟头。人不是铁打的，能不困吗？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，“故地重游”，简直像打了鸡血，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；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，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，或左或右，忽远忽近，隔一会儿就来一下，这种紧张程度，怎么可能睡得着？

我们如此坚持，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，离新闻更近一些，但是闰丘露薇的出现，再次带来了坏消息。

第三天，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，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。所有

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，盼望着。我们参加了发布会，并无新事，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闰丘露薇，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。

她说：“我们台里让我撤，我准备明天走。”

“你不能走！”我如五雷轰顶，脱口而出，“我们两家在这儿，是一个背靠背的姿势。你凤凰卫视在这儿，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，你不走，我也就不走。而且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，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，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。出了巴格达，根本没有安全可言。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，怎么个走法？”

闰丘露薇不语。

我着急了，话也很难听：“你先进来了，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，你掉头就走？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？因为你一走，我跟台里没话说了。我说我们走不了？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，你怎么不能撤？你可不能这么干，咱们两家攻守同盟，你跟你们台里也说，我跟我们台里也说，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，就是离、不、开！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，出不了！我们若要出去，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。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，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。我们好不容易进来，不能走！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